



平妖記

哈爾濱中聯文化教育出版社

一九四六年十月

平 妖 記

哈爾濱市政府教育局改編

哈爾濱市政府教育局發行

定 價 2.00 圓

中華民國三五年十月十日出版

前記

過去在都市裡也曾聽過大鼓和說書，但從沒有給我什麼印象，有的覺得太文，有的覺得太俗，因為那時我只是一個學生，用我一個做學生的欣賞能力和興趣來決定這些東西的好壞，因此那會擁有很多士大夫和小市民的藝術形式，可以說同我是毫無關係的，我輕輕的放過了這些東西，在抗戰的初期幾年內，更沒有接觸的機會，簡直就忘記了。

但後來在陝北農村裡多混了一些時，我發現了陝北的說書是這樣的美好和普遍。一個說書人（大半是瞎子），背着一個琵琶，從這個村走到那個村，他們彈着，用一副『耍板』和着，他們向鄉村的人民，唱着古代英雄，唱着那些英雄們的悲歡離合，唱着勢利者的因果報應，但更多的是唱着在地主剝削下，農民的生活和痛苦。他們依靠着弦子來謳頌善良的農民，諷刺着官府才子，沒有噓頭，沒有花樣，用極諧和的弦調配着那樸素而精緻的詩句，一任那說書人自由的高調或低訴。當我坐在說書人韓起祥旁邊聽他唱劉志丹時，我的確對起了荷馬的感覺。因為我太愛這種形式，所以不覺有了寫『平妖記』的勇氣。以我的文學修養尤其是中國民間藝術的修養說來，的確只是一種大胆的嘗試，但爲求得我的進步，我願意把他拿出來，作爲我求教的工具，因此便又付排印。

在此付排的時候，我特別感謝延安縣的縣委和張宗明同志。爲着幫助我們了解這個材料，張宗明同志親自陪我們去取財山一帶，訪問事件中的人物，他每晚還同我們談講着陝北農村。

安波同志對陝北說書，也有很高的愛好，他曾向有名的延川的楊瞎子學會了「王三姐拜壽」，他幫助楊瞎子編「瑯琊山五戰士」，因爲他的音樂的修養，使我寫「平妖記」的勇氣增加。他爲「平妖記」配譜，使這本小書添很多光彩，我是深爲感謝的。安波同志最近從承德來信，還勉勵我向街頭去歌唱，我將深銘胸懷，願我們彼此鼓勵吧。

一九四六年三月十日

白：共產黨領導陝甘寧，

豐衣食足享太平，

提倡文化要努力，

破除迷信講文明。

（唱）說罷四句絲弦響，我爲諸位說書文。

話說陝甘寧邊區從前本是災荒地，三年二頭跌年成，吃了早飯沒晚飯，賣兒賣女人吃人，官府衙門捐稅重，百姓有冤沒處申。二十年上半年起，百姓不久翻了身，豪紳惡霸都趕走，土

匪壤官一掃清。共產黨靠定了老百姓，老百姓成了當家人。毛主席，高司令好領導，邊區政府操心動，幾年來賄邊區大發展，上上下下一條心。講收成幾年多收七十萬担糧，論負擔，一年倒比一年輕。從前吳滿有逃荒到延安，如今他是勞動狀元人人敬，這樣的狀元多得很，蟠龍區上還有申長林。講穿的羊毛羊皮到處有，論織布，大小工廠一百掛零。從前老婆孩子穿不上褲，如今新襖新褲新圍裙。舊社會隊伍欺百姓，新社會，八路軍是咱一家人，不打人，不罵人，說話和氣買賣公平，不欺民，不擾民，這樣的隊伍那裡尋？再說那政府委員入民選，區鄉幹部是忠厚人，操心受苦辦公事，一心一意爲百姓。衆百姓全都組織起，合作生產還把學堂進。你再到新市場裡走一轉，那紅火熱鬧賽西京，天天趕集人千萬，平房之外有樓亭，櫃台上鋪的大紅毯，戲台上鑼鼓絲弦真好聽，人來人往鬧騰騰，買的賣的忙十分。按下這般繁華都不表，單表那聚財山上捉妖精。

白：諸位老鄉親，自從共產黨領導陝甘寧，百般興盛四季平安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爲何聚財山上會鬧起妖精？書中說的明白，諸位靜坐，聽我慢慢道來：

（唱）橫山有個楊萬昌，卅歲南路來逃荒。安塞抗活廿年整鬧革命分田地幾十垧，三面十二窰有牛羊，一家大小樂安康。如今他是一老漢，家居山嶺梁上新窰灣。這新窰灣就在山梁上，四面三面沒村莊，拐灣小路人少見，白天也能見豺狼，山連山來嶺靠嶺，坡坡凹凹跌牛羊，天有浮雲少飛鳥，地下母鷄怕黃狼，白日還有太陽照，黑夜不見燈火光，夜深人靜聽狗咬，半夜驚醒心

惶惶，缺水要走兩里地，燒柴沒樹穀草穰，這地爲何太荒涼？革命以前遭災殃，壞官土匪勾結起，逼得百姓都逃光。革命以後政權換，楊萬昌一年四季生產忙，左右上下共住四戶人，光景一天都比一天強。如今老楊種地七十垧，合作社裏又把股金放，兒媳婦碾米又紡線，大小九口有餘糧。今春二月黃風起，他七歲的孫女病一場，燒一連來冷一陣，翻着眼珠望爹娘，老楊愁得心發慌，聚財山上請了巫神叫程項。那程項倒也像個莊稼漢。十幾歲就把神來裝，外面常披一件關棉襖，肚子裡藏了副蛇心腸。他原住那陝西榆林地，吃喝嫖賭把好人欺，前兩年榆林遭荒旱，討吃到邊區謀生計，聚財山衆人幫他忙，够吃够穿把老婆討，他恩將仇報心不良，要錢他狠心打主意。老楊一請他心歡喜：「我程項果然有財氣，老楊可算真富有，掙錢不怕費心機。」他從容來到楊家門，畫符念咒就扎針，七歲孩童頂不住，大叫一聲命歸陰。老楊一家哭陶哭，程項巫神心裡驚：「治死人命怎麼辦？雙眉一擱計上心，他兩腿一伸地下綸，假裝過陰追亡魂。片時醒轉開言道：『我到陰間去求情，閻王爺爺不答應，只爲你娃娃得罪了觀世音。』說罷這話他爬起，抓着哪隻謝神的大公雞，七千元，鋪身布，蓋臉布都不算，臨走又背上細黃米兩斗半。」

白：常言說，馬要越善被人騎，人沒文化被人欺，這楊萬昌的孫女兒，明明是程項扎針治死，可嘆楊萬昌一家無讀書識字之人，不明白這個道理，被程項一片胡言騙過了。

老楊是上了年紀的人，一急一愁火攻心，兩天一過也病倒，又請草澤傳貴安莊神。程項知道

了咬牙恨，『不請我來請旁人，這錢除了我來賺，誰來安也安不成。』煞黑裡他把魯四尋，這魯四也在聚財山上住，他是個年輕老實人，說不起老婆要光棍。兩人溜到磨道上，程項悄悄兒說得明：『世上錢財多得，有胆子的人就拿得成，你今還是光身漢，要討老婆跟着我來行，我自有法千萬種，又有黑虎靈官來護身，新竈灣老楊信鬼神，賺他錢財只要把心狠。』魯四一聽沒言語，程項連聲催得緊：『好事瞎事都由人幹，你爲陰裝痴不答應，白天不敢夜里幹，鬧出事來我來頂。』魯四長得塌鼻子小眼睛，他歪頭一想說能行。兩人當時完計劃，從此新竈灣百姓不安寧，天天鬧妖精。

5
三月十五月兒明，萬山寂靜一片銀；半夜烏雲滿天起，風吹草動陰森森。這夜老楊睡得濃，拍拍連聲被驚醒，圈裡羊群哞哞的叫。狗兒汪汪咬幾聲。他披衣提棒開窖門，遠照近看不見人，白狗站定朝對望，羊圈門兒關得緊，老楊一看沒事情，轉回窖來關定門，他才爬到坑頭上，又聽得拍拍拍響連聲。這聲音是土塊打窖門，一陣鬆來一陣緊，一家大小都驚醒，狗咬聲音變了樣，只是直鳴直嘖嘖。老楊不敢把燈點，張着耳朵仔細聽，又像有什麼來走近，窗上破紙響連聲，翻來轉去不敢睡，暗地算盤心不定：『莫不是山神來到狼山亭？莫不是灶君面前少明燈？莫不是丁公圈神來顯聖？莫不是適才遇上了五道神？莫不是家有煞神鬧妖精？莫不是無常鬼來抓人？』越思越想越害怕，渾身冷汗戰兢兢；驀的叫驢一聲叫，跑來跑去脫韁繩，驛馬一齊出了圈，母牛

它氣喘喘的哼。夜深魅黑北風吼，就像那鬼哭神號嚇死人！老楊腿軟跪在地，許下願心求神靈，一家大小睡不着，心驚胆怕挨到天明。

白：衆位鄉親，你道鬼從何來

（唱）一不是什麼山神並皂君，二沒有陰丁公五道神，那裏來的煞神無常鬼，就是程項魯四害人精。人間本來沒有鬼，心裡有鬼鬼欺人，楊萬昌一生沒歪事，迷信腦袋把他坑。原來他二人半夜爬到山嶺上，佛爺廟裏來藏身，檢起廟裏的碎瓦片，遠遠撩來用的是撩鞭繩。

白：諸位，這撩鞭繩原來是鄉下娃娃放羊用的，一根繩子，當中結一個扣，扣住土塊，然後一雙手捏住繩的兩頭，用力甩出去，土塊能撩很遠。

再說他們用的是撩鞭繩，撩得遠來撩得準，先打羊圈後打門，打得狗跑人躲定，他們又摸出來放牲靈。新窩灣聚財山相隔二里路，他放畢牲靈轉回程，聚財山也把土塊撩一陣，鷄叫天明才回窩睡安身。

聚財山共有人四戶，四戶不到十口人，程項魯四兩個鬼，還有老潘張占清，占清家是六十歲的老兩口，老潘夫婦很年輕，程項老婆十七歲，魯四還有一個老娘親。天一明老潘占清起得早，小心慢，開窖門，只見烏雲蓋頂北風緊，滿天黃沙渾沉沉，都說夜裡土塊打窓門，言來語去分不清，那時程項還在坑上睡，『嚟……』的一聲來了靈官神，老潘占清忙去看，神神說話聽得明

：「前莊新竈灣出了妖精怪，放走了楊萬昌的大性靈，我馬童程項本事大，三十萬元安莊神」。老潘有待不相信，叫看牛孩子到莊走一程。看牛孩子到新竈灣一看，家家戶戶亂拜神，男女老少都問過，程項大神說的果然真。看牛孩子回來把話講，嚇得衆人忙燒紙插香磕頭敬神靈，有心要請程項安莊子，盤算難湊三十萬銀，又怕政府有命令，不准巫鬼再騙人。

白：諸位，這新竈灣聚財山本來平安無事，只因衆人在舊社會裡，受有錢人壓迫，沒有文化，腦筋迷信，才被程項欺服定，那程項裝鬼騙錢，衆人居然相信，賊胆就更大了。

天一黑，程項又潘家坐來張家行，囑咐鄉親多小心：「咱們只能竈裏坐，誰要出門呀，鬼打土塊要人命」。衆人一聽怕得很，天一黑便把門兒闔得緊，無事早早炕上睡，不做針線不點燈，被子從頭蓋得緊，只求今夜睡安穩。這牛夜程項翻身起，驚動了炕上枕邊的人，程項一手把老婆來指定，說：「閒言閒語你不准告旁人，若有一絲風吹並草動，你看我程項可容情！」他說罷這話往外走，那管老婆哭傷心。半夜魯四悄悄出門去，欺着他老婆耳聾眼不明。他兩人從新來裝鬼，不得錢來不甘心。

接連鬧鬼十幾夜，苦得百姓丟莊農。區政府知道消息，區委書記出主意：「這地不會有妖精怪，只因那一帶是荒涼地；三家村裡照顧少，大梁大山行人稀。向北大路通白地（註），常有謠言無風起。新竈灣屬安塞管，聚財山却歸賄延安蟠龍區。幾戶人家都不差，只有那程項巫神嫌疑大，

註：陝甘寧邊區老百姓叫邊區以外的地方爲白區，白地。

他本是榆林來的莊稼漢，歷史不明要考查，今年政府把巫神禁，沒收了他的三山刀一把。莫非不是此人起壞心，興風作浪起妖精？』急忙派去蘇營長，調他來區上好盤問，這自衛軍營長是個二虎漢，爲公做事直心腸。他一氣趕到聚財山，尋到程項將繩綁。急得巫神雙腳跳，他問：『我犯下法令那一條？』魯四也在審前罵，他道：『你抓鬼爲啥把人抓？』蘇營長聽說心發火，這魯四也不是好傢伙，走上前去把他捆，一根麻繩拴兩個，押了兩人下山坡。這時早驚動莊上衆男女，咕咕喳喳問根源，程項老婆叫命苦，魯四的老娘哭連天，張占清跑步趕上蘇營長，老潘上前把話言：『魯四一走不要緊，撩下老娘受熬煎，魯四是個年青漢，沒犯錯誤不能拴。』說時程項老婆魯四老娘都趕上，又哭又說求人憐。蘇營長一聽話當真，老人家哭哭啼啼太傷心，伸手剛把魯四放，『都……』的一聲程項菩薩來顯靈，

程項渾身直抖擻，舞手跳腳瞪眼睛，他喊道：『誰抓我的馬童誰抓我的馬童，我神神不答應！』嚇得衆人四處走，你營長闖禍自担承。二虎漢一見心惱怒，你大神敢把我來兇？』腰上解下牛皮帶，劈頭劈腦打神靈，程項忍痛不住求饒命，神靈原來就不靈，程項沒法只好跟着走。年輕老婆在後邊跟，走得不到兩里地，程項跌倒地塵埃，蘇營長又待解皮帶，低頭一看他口吐白沫命歸陰，無聲無氣雙目閉，涼手涼腳冷冰冰。這一下蘇營長可發了慌，『我這人做事太荒唐，只道

把他大神打，誰料他斷氣在路旁，只怪我舉手力太重，只怪他身虛體不强，眼看一命難救活，那老婆又一抽一搭哭程項，有心把他抬去區政府，無奈荒川野地無人幫，若待不管將他放，區上批評難承當。』思來想去無主意；對着死人把話講：『神咧，鬼咧，我全不管，你能活轉你回鄉。』說罷這話他側身轉，垂頭喪氣下山崗。

白：諸位，可惜呀！這回蘇營長要是把程項捉定，帶到區上，盤根究底，魯四一人孤掌難鳴，也就少了許多怪事，替地方除一禍害。可惜蘇營長人雖直爽熱心，究竟也拿不定主意。結果不只放了魯四，連程項也沒帶走，只剩下他自己一人，灰溜溜的回到區政府去了。

(唱)再說程項裝死綑地下，原是怕得沒辦法，誰知騙過蘇營長他暗地高興笑。聽他走得下了山，一咕碌爬起把身翻，丟下老婆往家走，滿嘴胡言把話編：道是蘇營長向他大神投了降，又道是靈官菩薩法力強。政府管人難管鬼，陰陽分得明。他瞰空同魯四把話拉，挖空心思定計劃，一不做來二不休，要錢只顧害大家，政府若還把我管，我神鬼全來收拾他。

白：從此以後，鬼就鬧得更大了！

二

程項一天在炕上抽旱烟，程項老婆在灶頭和蕎麵，眼看着丈夫心思重，手揉蕎麵手越沈，這時陽光靜靜照地上，裡外左近沒旁人，程項老婆忍不住，就說咧：『別人都生產不得閒，偏你半

夜瞎胡串，如今政府管得緊，二流子生活不如前，若有三長併兩短，掙我一個好可憐。」程項一聽翻了臉，咬牙切齒氣沖天：「官憑印來虎憑山，老婆憑着男子漢，嫁雞隨雞犬隨犬，你敢到政府去申冤？」他老婆說咧：「人家是好意把你勸，又沒說政府去申冤。咱二人鍋裏煮的一樣飯，你吃稠來咱吃乾。」

白：程項猛地跳下炕來，用旱煙管敲着老婆的頭；連聲罵道：「你騷情呢！你騷情呢！你個爛驢貨還騷情！」

「我沒出銀子將你買，你沒坐花轎沒人抬，只爲你老娘生病重，求神許愿把神揆！多虧我程項將她救，才把你送來做報酬。你只配灶頭燒茶飯，你敢管你的男子漢！若再瞎陪咕多說話，你要活命難上難。」嚇得十七歲的老婆直哆嗦，淚珠兒直往蕎麥麵裡落，低頭沒話手揉麵，忍氣吞聲把飯做。

白：黑夜裡程項又吩咐老婆，今夜要做好一隻女人鞋底。

端端正正二寸長，又瘦又俏又要尖。程項老婆很奇怪，「這般鞋底兒咱不能穿，年紀大咧又不要玩。」程項板臉又瞪眼，「不穿不要你少管閒，今夜做好莫給旁人見。」說完話又起身外面串。

程項外面去裝鬼，老婆窩裏做針線，一針又一針，一線壓一線，思來想去苦難言。十七歲的姑娘眉眼俏，風吃花落水上飄，手脚靈活身段巧，黃髮蓬蓬像亂草。枉自生長在人間，長年累月

受熬煎。自小就逢鬧災荒，跟着老爹走他鄉，誰知道這裏那裏一個樣，到處窮人少米糧，父親病死沒人靠，跟着老娘把飯討，對着東家叫嫂嫂，到了西家叫姥姥，東家說你來早了飯沒熟，西家說你來得太遲飯完了，母女二人無法過，縫窮補爛半個飽；披星戴月淋風雪，來到邊區有窩巢，安塞廟兒溝安置好，有窖有炕有鍋灶，合作社領了紡車紡棉綫，母女生活有依靠，只望勤儉來起家，誰知老娘又病倒，只怨命苦該倒霉，冤家治病太湊巧，如今萬事沒話說，不知以前母女有關照。她一針一線擦鞋底，針針刺痛在心間，添燈油又換燈捻，青油下滴淚漣漣。一夜熬煎不敢睡，天明鞋底捺得失，要知程項拿這鞋底做何用，書裡慢慢說一遍。

那一天楊萬昌漚糞地裡送，碰巧遇見了程巫神，老楊說：『咱是老實受苦人，一年四季生產勤，從不知什麼妖精怪，鬧得人日夜都操心，你既頂了靈官神，救苦救難救鄉親。』程項說：『非是我顧衆鄉親，我一樣是被鬼欺服的人，只因靈官面前少香火，定要佈施卅萬銀。』老楊說：『一時難得這多金。』程項說：『你牛半驢馬一大群。』老楊說：『吃穿生產靠他們。』程項說：『你合作社裡有股金。』老楊推托說：『不到時間不讓領。』程項說：『你上蟠龍鎮上走一程。』老楊說：『我沒糧沒米賣不成，何必老遠跑路程，今冬打場收糧食，東併西湊敬神靈。』程項再不多言傳，冷笑連聲說：『隨便，你要咋辦都能行，我有要事不得閑，你回家路上多小心，路旁你祇仔細看腳踪。』老楊一聽心迷糊，什麼路旁上看腳踪，回頭三步併兩步，路旁果然有了個

小腳踪，看來約摸兩寸長，塵土上面印分明。買家也來說：『碾盤上有小腳踪。』李家也來說：『蠶堆上有小腳踪』，有的說：『土台上也有咧』，有的說：『岩窖下也有咧』衆人想，『暗莊上婆姨脚都比這大，土台岩窖又不走人，一定是來了女妖精！』

這時間，新窩灣聚財山到處出腳踪，遠遠近近亂紛紛，遍山風雨謠言起，就像那蜜蜂分窩鬧哄哄。這里說：『今年受苦是白忙，秋收場上去打糧，半空有妖精來接定，剩下來的塵土和谷糠。』那裏說，『山崩梁出了大雞精，如今翅膀沒長成，他天天來尋家雞吃，翅膀長成就吃人。』這裏又傳，『半夜鬼火燒了蕩棹，人若出門死鬼跟，初一十五不得過，群鬼造反挖人心。』那裏也傳，『新窩灣岩窖上住妖精，妖精鬼怪十二名，出墓鬼，血腥鬼，屈死鬼，打籠鬼，吊死鬼，拘死鬼，猿猴精，狐仙……帶頭的是個紅鞋女妖精。』你要問他這些話從那裏來？都回說：『人人這樣道得真』。這謠言就像滾流星，到處傳來到處聽，可憐衆人少知識，程項魯四的鬼話信當真，日夜害怕受虛驚。

一天聚財山來了一個穿長袍，剪平頭的中年人，他鬼鬼崇崇臉陌生，他是程項的親表兄，榆林地裡當聯保主任，兩人見面心歡喜，又說又笑親十分。果然不出一天，魯四對老娘說咧，『如今鬼鬧到咱家的門，娘怎不說出還愿心？』娘說，『咱尋不上說書的人』，魯四說『程項表兄常玉春，他原是個頂好的說書人。』老娘忙叫魯四去請，請來那個常玉春。諸位，這叫做，本來無

事偏惹事，開門引狼進壞人，世上本來沒有鬼，何用說出還愿心。

再說魯四到各家門前叫，「你等到咱審裡聽書又！」後晌咧，合村衆人都來到，擺設香案敬神靈，審裡放一張小方桌，桌上酒盞對明燈，正中一個大香斗，黃表前面香幾根。老婆孩子炕上坐，男人老漢地下蹬，說書先生神案旁邊坐，程項魯四張羅動。那書匠腿上綁個又叉板，左手拿定二絃琴，騰出右手把醒木拍，三叉板響說書文，人多審小靜悄悄，單聽琴聲響叮叮。他欺負衆人見識少，胡言亂語攪人心，先說安神詞一首，參起滿堂衆諸神。

什麼「金斗龍台但神靈，早受香煙晚受燈，受了香煙又受燈，吉慶無事享太平。聖主安在靈霄殿，王母娘娘斗牛宮，關聖帝君蓮花帳，關平周倉站兩旁，牛王安在米糧山，馬王安在帥府庭，安龍諸神供亡魂，安了莊神安廟神，家宅諸神全安定，我在從頭說古今，說的是唐僧西天去取經，九灣十八洞降妖精……」衆人聽到妖精就害怕，怎奈說書爲了還愿心。

說書說到半當中，魯四老娘有事情，出審走得幾步路，一眼瞧見山坡平排三個人，三人只都兩尺高，頭戴禮帽面孔分不清，嚇得老人急忙往回走，身戰腿軟跪在地埃塵。她「阿彌陀佛阿彌陀佛」忙叩頭來忙念經，忙說自己是忌口人，忙說自己是好百姓，山坡那上三個却没聲音。

白：她說：「聽書咧，你老人家請下來聽吧！」這時那三個鬼說話了，是女人腔：「不下來，不下來，狗咬咧！」

嚇死了魯四老娘，說爬在地上戰兢兢，牙齒咬着牙齒響，抖抖索索的說下文。

白：『不怕，……不怕，我……給你……老人家：打狗咧』聽到三個鬼答應，『不咧，不咧，賠走咧！』說罷這話一陣風！

老人家定神看上邊，亂草團團鬼不見，風在山坡上吹虫兒的聲音叫得尖。她氣喘吁吁心不定，油燈底下臉發青，爬炕上剛坐定，又來怪事嚇死人。

說書正說到牛魔王和鐵扇公主安排吃唐僧，猛聽醒木拍一聲，三叉扳不響，三絃琴沒聲音，那書匠撲身跪地說高聲，『過路鬼靈來聽書，快快叩頭保安寧。』你推我來我碰你，剎時間炕上地下跪滿了人，老婆孩子直發抖，鷄皮疙瘩起全身。忽然一陣香氣過，香煙嫋嫋往上升，跪在屋角裡的巫神說：『看，那不就是紅鞋女妖精！』衆人擡頭向上看，黃表後面隱隱約約有個人，看來是個女人樣，端坐不動聽書經。衆人那敢多貪看，磕頭許愿求太平。程項又吩咐莫做聲，女妖說話有聲音，衆人悄悄不敢動，聽不見女妖說啥情，程項說：『我聽到呢，她說她走咧，香斗裡留下錢兩千，賜給書匠常玉春，常玉春信神有報應，走遍村落去傳名。』果然香斗裡翻出錢兩千，鈔票四張嶄嶄新，啊呀，再叩頭吧，重燒香表送神返天庭。

白：諸位，說來話長：

那魯四老娘何曾見鬼精，只因她從小就迷信，吃齋唸佛信鬼神，滿腦子裝的是因果報應，就

不鬧鬼也心驚，何況程項魯四專嚇人。她老人家年大眼花耳又聾，天黑出窖戰兢兢，風吹草動騾騾響，心跳腦昏疑心生。諸位想，她眼花如何能見鬼帶帽？耳聾怎能聽到鬼聲音？

白：這都是她老人家自小迷信，心裡有鬼；程項·常玉春等又一心裝鬼害人，使她上了年紀的人，神經容易昏亂，胡思亂想的。

再說那聯保主任常玉春，他到邊區就不幹好事情，聽說程項在鬧鬼，他就『好，好』一連說幾聲。他送給程項老婆一面菱花鏡，再送給巫神一個麝香瓶。菱花鏡後貼美人，麝香瓶裏裝的麝香精。剪下美人在黃表背面來貼定，麝香精就灑在斗中心。黃表前面香燭亮，透光看去就顯顯糊糊顯人形，麝香一灑滿室香，妖怪顯神下凡塵，香斗裏留下二千元，是魯四暗中來塞進。可憐聚財山衆鄉親，枉叩頭來枉費銀，只因沒文化，解不開也辨不清，老老實實信當真。這一夜大家更睡不穩，耳聽是虛，眼見是實情，香煙下顯神，山坡上聽書文。

張占清天明忙起身，跑到區上訴苦情：『舊社會有不得安，如今又鬧鬼不太平。』他如此這般從頭講，區上的幹部祇細聽。『大家無心來生產，地沒下種草青青，眼看今年收成沒希望，糟踏百姓何日停？』一邊說來一邊哭，滿臉掛上了眼淚痕。

李區長還沒把言講，惱怒了身旁的張華仁，『什麼妖魔和鬼怪，還不是那夥壞心人，前幾年那地方曾出過無頭案，搶劫邊區把人坑，如今花樣又翻新，什麼女怪顯聖聽書文，若不查個水落